

# 走出馬列主義的夢魘

## ●民主社會主義之路●

周陽山 \*

### 一、前言

民國七十八年夏天，筆者造訪了西、北歐的西德、挪威、丹麥、瑞典、奧地利，以及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蘇聯等地。親眼目睹了西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或稱國家社會主義）政體的不同面貌。在一連串的旅程和國情觀察中，我深深感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體制的確是一種弱肉強食、缺乏人道關懷，又無以解決社會平等與社會秩序失調困境的錯誤制度。而蘇聯、東歐式的馬列社會主義體制，則缺乏基本效能、浪費人力與物質資源、並且造成人民普遍貧困（雖然是維持了高度就業），對政治上的禁忌卻又噤不敢言，一籌莫展。與資本主義體制的「錯誤」相較，馬列主義制度兼具了「缺乏效能」與「恐怖邪惡」的雙重惡質。但相對於此二者，以西德與北歐為長期實驗場域的民主社會主義，卻是較能兼具資本主義的效能和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同時又維持高度的自由民主，和人道尊嚴的理想制度。無怪乎，七、八十年前，孫中山先生有鑑於資本主義的無情和馬克斯主義的偏執之際，要提出類似西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主張了。然而今天在三民主義的實踐中，民生主義的實施卻是微乎其微，中山先生當年所提出的中庸之道的理想，並未真正實現。相反的，另一個美國式的弱肉強食、貪婪功利的資本主義體制，卻逐漸成為

---

\*周陽山，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副教授

當今台灣社會的現實。但是，在一個逐漸走向已開發國家與高度工業化發展的階段裡，台灣仍然無可避免的將要面對福利國家思潮與勞工運動的挑戰，而社會福利制度也勢將成為一個重大而嚴肅的公共政策課題。因之，如何避免資本主義的錯誤與馬列主義的殘酷偏執，走出一條合乎國情的福利國家與民生主義之路，就將成為當前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必須深思的一項重要課題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匈牙利共黨大會決議，在歷經四個多世代的錯誤嘗試後，將長期主政的專制政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正式解散，改組為西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將新黨定名為「匈牙利社會黨」。十月二十三日，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三十三周年紀念日上，匈牙利當局並進一步宣布，將匈牙利國名自「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以示與馬列專政的人民共和國和體制，正式決裂。此一舉措，不但震驚了堅持共黨霸權與馬列式社會主義正確無誤的東歐及中國大陸政權，而且也使整個西方世界，為之雀躍不已。但是是匈牙利變局的更深一層意義，則是揭示了西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遠較美式的資本主義與俄式的共產主義，更合乎民心之所向。基於此，本文將從國際左翼運動史做為溯源的焦點，並結合政治與社會思潮領域的相關知識，檢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合流與分歧，最後並將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現實意義，做一分析與探索。

## 二、國際共運的分歧——第二國際及其衍流

一八六三年，在沙皇統治下的波蘭，爆發了民族起義浪潮，並在次年組織國民政府，宣布獨立，也因而面臨了沙俄的鎮壓。英、法、美、德等地的工會乃聲援反俄，並決定團結起來，於一八六四年九月間，在倫敦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簡稱為「國際」（International），馬克斯則在其中擔任駐德國的通訊書記。

此一國際組織在成立後不久就面臨了嚴重的分歧與對抗，以馬克斯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和與以巴枯寧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七二年的海牙大會上決裂，從此之後，國際工人協會也就遷離了歐洲大陸，移往紐約，並因組織渙散，在一八七六年於費城解散。

十三年後，第二國際於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聚集了歐洲各國的社民黨與社會黨人，一九一四年，移往海牙。第二國際支持漸進改革的議會路線，反對激進的暴力鬥爭。但各國社民黨人則因歐戰爆發，支援各國的民族戰爭，而使國際工人階級團結一致打倒本國政標的，失去了實現的環

境，使第二國際形同解散。一九一九年，當俄共成立了第三國際後，第二國際終於正式結束①。

但是，雖然第二國際結束了，西方的社民黨人卻繼續多項的嘗試與努力。一九一九年二月間，反對俄共第三國際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西歐社民黨人，代表著中派的力量，在瑞士成立伯恩國際（Bern International）。兩年後，代表右派的社民黨人以奧國社民黨為基礎，也在維也納成立了「第二半國際」（Second-and-a-Half International，亦稱 Vienna International），進一步的表達了反對布爾什維克路線，反對暴力革命的立場。到了一九二三年五月，上述這兩個國際合併於一，在漢堡改組為「勞工與社會主義國際」（Labo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一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後，才停止活動。

二次大戰後，「社會主義國際顧問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恢復設立，並於一九五一年改組擴大在法蘭克福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總部設於倫敦。此一新的國際吸納了全球各地的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揭舉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鬥爭、支持議會路線與福利國家的各項主張，並成為國際間最重要的一個政黨聯合組織。而在共黨世界方面，由於第三國際已在一九四三年解組，取而代之的共黨情報局（Cominform）則因南斯拉夫與蘇聯分裂，不再發生積極功能。因之，繼承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國際，反較之在蘇共成立後方設立的第三國際更為「長壽」。

由於二次戰後國際情勢的改變，美蘇二強對峙的態勢已經形成。因此

①有關第二的國際歷史沿革及其動態，可參見下列各書：

段家鋒，「第二國際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運動史文獻史料選論」（五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二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Harry W. Laidler, *Hist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68）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G. D. H. Cole, *Socialist Thought, 1889–1914*,

（New York：St. Martin Press, 1974）

此時與蘇聯集團對峙的主要國際組織，已不再是組織鬆散的社會主義國際，而是與華沙公約對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與「經濟互助會」（Comecon）相對立的歐洲共同體（EC）了。相對的，代表民主社會主義的溫和左派勢力，卻在繼承第二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的基礎上，越來越往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以及否定激進的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路上走去。

一九五一年，當社會主義國際剛成立時，全球共有三十九個政黨參加。到了一九七九年，增加到了六十八個黨，全部黨員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支持的選民則超過一億人。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其中至少有二十個政黨曾經執政過，分別是：

- (一)、六個工黨（英國、挪威、澳大利亞、紐西蘭、馬耳他和以色列），
- (二)、七個社會黨（義大利、法國、比利時、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日本），
- (三)、六個社會民主黨（德國、芬蘭、荷蘭、丹麥、瑞典和冰島），
- (四)、一個社會民主工人黨（盧森堡）②。

上述各政黨，有的是單獨執政，有的則係與他黨聯合掌政，有的短則數月，有的長達數十年。其中最長的係瑞典社民黨，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執政長達四十四年③。

近年來，社會主義國際的發展重心逐漸自歐洲擴及亞、非及拉丁美洲。一九七七年社會主義國際的東京會議上，即發表宣言，要擺脫歐洲中心主義，擴大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一九八〇年代後，該組織的第三世界成員數目，就已超過歐洲國家的參與政黨數了。

除了社會主義國際這一黨際組織之外，另外它還包括幾個重要的附屬組織。其中以一九四九年在倫敦建立的「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簡稱自由工聯）（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最為重要。自由工聯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擁有來自全球八十八個國家的一百二十個工會組織成員，總人數則多達五千六百萬人。除了自由工聯外，國際社會民主婦女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Democratic Women），也是一個重要的相關組織，該組織本身亦係社會主義國際的成員之一。

②參見高放著，「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北京出版社，1982）第四章。

③有關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他各黨的資料，可參見周陽山譯「環保主義者與瑞典政黨政治」，《憲政思潮》第八十六期，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 三、民主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

從以上資料可知，第二國際及其衍生的社會主義國際，的確是國際共運與工運史上，持續最久（至今剛好一百年），影響亦頗為深遠的一支運動與組織。而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具體主張，則可見於一九五一年社會主義國際成立時所揭橥的四大綱領，亦即：

(一)政治民主：保障私人生活權利，言論、宗教、信仰自由，普選制、多黨制與獨立的司法制度。亦即全面肯定並維護馬列共黨所指責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體制」。

(二)經濟民主：在維護私人所有制的前提下，爭取將某些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創立公有企業、市有或地方性企業、或採取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形式，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準、實行社會保險，以及收入和財產的公平分配。此亦即二次大戰以來的福利國家的主要措施。

(三)社會民主：主張要滿足人民的各種社會權利，包括工作權、醫藥衛生福利的保障、休息的權利、適當的住房權利、提高文化與教育水平、以及保障老弱婦孺的基本生活權利等，均為當前一般高度發展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核心內容。

(四)國際民主：強調維護國際和平與集體安全、進行裁軍與國際合作，並在自願合作的基礎上，促進落後地區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亦即否定第三國際以蘇聯為首的社會帝國主義（Socialist Imperialism）作法，同時亦反對資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而要求在尊重他國意願及促進全球民主與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建立穩定的國際和平。

上述四項，均與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制）、無產階級民主及共產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綱領，迥然不同。可是，對於第三國際傳統下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t）政權而言，社會主義國際所標舉的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向資本主義投降的「軟骨頭」，是背叛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的「改良主義餘孽」。因為它們非但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內部的基本矛盾，或進而摧毁資本主義體制，而且由於他們採取議會路線、社會福利政策，反而因之緩和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並建立起比較和諧的勞資關係，從而使馬列主義在這些地區駐足不前。

另一方面，對於正宗的資本主義者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卻是不折不扣的左翼運動。實施社會福利政策與民主社會主義綱領，雖然解決了窮人生計與社會不公的問題，卻也造成了人民工作與生產意願的低落、政府支出過於龐大、行政官僚體系過度膨脹、以及通貨膨脹率過高、工會運動主導

角色過強、人民負稅過重等種種蔽端。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歐洲的社會黨或社民黨，均因福利國家的過度發展，經濟發展受阻，而招致選民的背棄，紛紛在大選中落敗。但隨著經濟情勢變遷、失業人口增加，近年來許多選民又重新轉向支持左翼政黨，使社民黨重掌政權的趨勢再度露出曙光。

#### 四、歐共主義的曇花一現

雖然民主社會主義在馬列主義及資本主義兩極中皆不討好，但它的持續性影響卻令所有左翼派系刮目相看，也使中間的自由派與右翼的保守派在選戰中倍受威脅。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社會主義國際鑑於共黨國家的漠視人權與自由，曾多次發表聲明，各國社會黨或社民黨不可與共產黨人合作。

換言之，在選舉中，社會黨只能與中間黨派合作，組成「中左聯盟」，卻不應和共黨合作，組成「左翼聯盟」。但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此種反共傾向減弱，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傾向增強。在法國，社會黨就認定資本主義仍是主要敵人，並在一九七二年六月與法共簽訂了共同施政綱領。而在日本，社會黨也與共產黨合作，並在一九七一至七四年的地方選舉中獲勝。類似的情況，也見之於義大利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

在此一情勢下，社會黨國際乃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作出了決議：各成員黨應自行決定與其他政黨的雙邊關係。而當此時，一股新興的共黨勢力——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也應運而生了。但歐共主義的起源，卻要回溯到這之前的二十年。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共抗暴事件爆發，震驚了歐洲各國，十二月間，在義大利共黨第八次大會中，義共領袖陶里亞帝（P. Togliatti）提出了「結構改革」的主張，強調義共應考慮西歐社會的民主傳統，要在尊重憲法的範圍內，向社會主義過渡。四年後，一九六〇年，西班牙共產黨則在六大之中宣布，在有利的國際情勢下，可以沿著議會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這正昭示了西歐共黨擺脫暴力革命，走向議會路線的決心。

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蓬勃展開，捷共改革派提出了各項改革主張，包括劃清黨國界限、限制黨工權力、規定任期制、和以無記名方式選舉共黨的各級領導階層等，均普獲西歐各共黨的支持。但不料的是，蘇聯和華沙公約各國竟然以武力粉碎了布拉格的改革運動。此舉招致許多西歐共黨強烈的反對。此時，義共的領導人貝林格（E. Berlinguer）明白的表示各國共黨必須走自己不同的道路。一九七三年，義共進一步表

示願與法西斯以外的各黨建立廣泛的同盟，亦即進行「歷史性的妥協」（historical compromise）。同時，西班牙共產黨也公開批評蘇聯，兩年後並提出了民主多黨制的藍圖。而法國共產黨也在與社會黨的合作中，制訂了共同綱領。

一九七五年，義共、法共、西共領袖進行多次會晤，達成共識，形成了共同的歐共主義主張④。三黨要求，要在民主與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願望，各黨並應完全自主的制訂自己的政策。而不應依循其他共黨（實指蘇聯）的既定發展模式。隨後的幾年間，義共、法共和西共都取消了「馬列主義」的稱呼，西共改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義共則強調不主張無神論，以示與蘇聯式馬列主義政黨有別。法共也將馬列主義一詞改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並強調要爭取民主的自治社會主義。歐共主義於焉形成。

歐共主義的基本內涵，包括下列各項：

(一)否認國際共運中有一個中心（即蘇聯），也否定要受此一中心指揮，或受此一中心的發展模式的束縛。各國共黨應有充分的自主權，不必受某一個國家獨斷的領導與指揮。

(二)各國應根據不同的民族特性、國家處境與發展階段，制定個別的道路，亦即主張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ist Communism），否定各國必須走相同的道路。

(三)現代的國家機器已不完全是馬克斯當年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工具」，而對國家實行民主化改造，使其符合無產階級的需要，仍是可能的。因之，實施暴力革命、摧毀國家機器並非普遍規律。透過議會民主、爭取執政，仍然可以使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無產階級專政卻是不必要的。

④關於歐共主義的發展及主張，可參見：

G. R. Urban, *Eurocommunism*, (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8 )

R. Neal Tannahill,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 (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8 )

Carl Marzani, *The Promise of Eurocommunism* ( Westport, Connecticut: Lawrence Hill Company, 1980 )

Rudolf L. Tokes ed., *Eurocommunism & D'etente*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

Wolfgang Leonhard, *Eurocommunism*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8 )

(四)歐共各黨在參與議會民主的同時，也要改變黨內的列寧主義色彩，改組而為民主政黨，才能充分反映黨內民意，並受民主選舉的制約和民意的監督。

(五)堅持透過民主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要兼顧社會民主、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等各個層面。同時，要嘗試在馬列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走出「第三條路」。

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歐共的三大政黨非但沒有成功的走出第三條路，反倒在選舉中節節敗退。在義共方面，雖然優勢地位仍然僅次於基民黨，但卻遲遲未能吸引其他政黨聯盟，獲得執政機會。在法共方面，雖然因為與社會黨聯盟而曾經獲得入閣機會，但其黨內殘存的列寧—史達林主義遺風，一向最為人所詬病。至於提倡歐共主義最力的西共，卻因在選舉中一再失利，重要性大減（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的選舉中一度落到只能得到百分之三的選票），最後黨領袖卡里略（S. Carrillo）被迫下野，此一頹勢一直到一九八九的西班牙大選才稍見好轉。

由於改革的新路線艱辛不易，「第三條路」也失去號召力，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下半期，歐共主義一詞已成明日黃花了。但是，一九八八年以後，東歐共黨陣營的新變化，卻又讓人們不得不重新的思索，在第三國際的國家社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去兩大傳統之間，到底是否真有「第三條路」可尋呢？

## 五、擺脫馬列主義的羈絆

在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毀黨改組聲明中，曾強調要以北歐（以瑞典為主）的社民黨或義大利共產黨為其改革藍本，發展出有別於蘇俄式馬列政黨的新模式來。顯然，匈共當局並不關心民主社會主義與歐共主義之間的分野，而想從馬列政黨（國家社會主義政黨）陣營中直接走出，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換言之，匈共本身並無歐共主義「第三條路」的包袱，而且從匈共的實際作法看來，它的改革意圖可說已超越了歐共主義政黨的改革步調。這可從下列幾點看出。

(一)十月七日，匈共以直接的廢黨行動，解散舊有的黨組織，並重新辦理黨員登記，使原先的黨員得以自行抉擇，是否願加入新的匈牙利社會黨。結果到十月底為止匈共至少已一分為三，亦即包括了(1)堅持馬列黨體制的老黨、(社會主義工人黨)(2)具統一戰線色彩的愛國聯盟，以及(3)新成立的社會黨。

(二)匈共在解組之後，進一步廢除了在一九五六年以來即存在的工人衛

隊，並收回槍枝，解散專職幹部，使匈共的保衛隊在一夕之間消失。也直接的使舊有的黨國霸權護衛隊解組。

(三)、匈牙利當局正式要求蘇聯撤出在匈境的五萬餘名俄軍，以解除改革的後顧之憂。

(四)、匈牙利當局承諾在一九九〇年中舉行大選，與各民主政黨，以及其他左派政黨，共同競爭執政機會。這將使「黨一國」( party-state )體制的列寧主義遺緒，進一步的在選舉之後解組。

(五)、匈牙利正式改變國名，否認自己仍是馬列式的「人民共和國」而是真正受民意監督的「共和國」。匈國領導人並聲稱，將使「無產階級民主」與「民主社會主義」並行不悖。

從以上的變化，我們不難了解，匈牙利的變革幅度，不僅是共黨國家中前所未見的，而且即使與歐共主義政黨相比，也是非同小可的巨變，最起碼，廢黨與廢除工人衛隊這種作法，就是歐共主義者本身所難以預期的。至於面對傳統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民主」之類的紛爭，匈牙利領導人則根本不願多費心思，而僅強調兼顧二者，亦即以實質的民主程序為重，至於引用何種意識型態說詞，根本就不覺重要了。

但是，匈牙利當局最後會選擇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卻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雖然一百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充滿著爭議與挫折，也倍受左右雙方的夾攻，而其內部也因左偏或右偏的幅度不一，經常引致進一步的分裂，但是真正能吸引人們的，還是這一條中道之路。這條中道，對於曾經長期受共黨統治、重視平均財富分配與社會福利的東歐人民而言，絕非是強調自由競爭與市場機能的資本主義，卻應是兼顧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與社會主義公平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看似折衷，卻牽涉到整個國家經濟所有制、社會福利體制、賦稅制度、就業與人力政策、以及市場機能運作等多方面的根本改革，因此決非浮面的表象性改造所得濟事，而實係一長遠的變革歷程。

因此，雖然我們可以肯定在短期之內，匈牙利仍將面臨許多改革的困境，並且受到列寧主義黨國遺緒的諸多羈絆，但匈牙利勇於面對時代挑戰的努力，卻將昭示世人，或許真正的「第三條路」，並不在民主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間，而係如何在資本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以試誤的歷程，將民主社會主義完善化，使其符合個別的民族傳統與國情實況吧！

基於此，我們也可大膽的預言，當前東歐與蘇聯的變革，固然係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但卻不見得就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更確切的講，它昭示著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正式登場了。

